

白色纯美卷
HELLO 大自然

纯美



冬天里的葬礼

Winter Zangli



白色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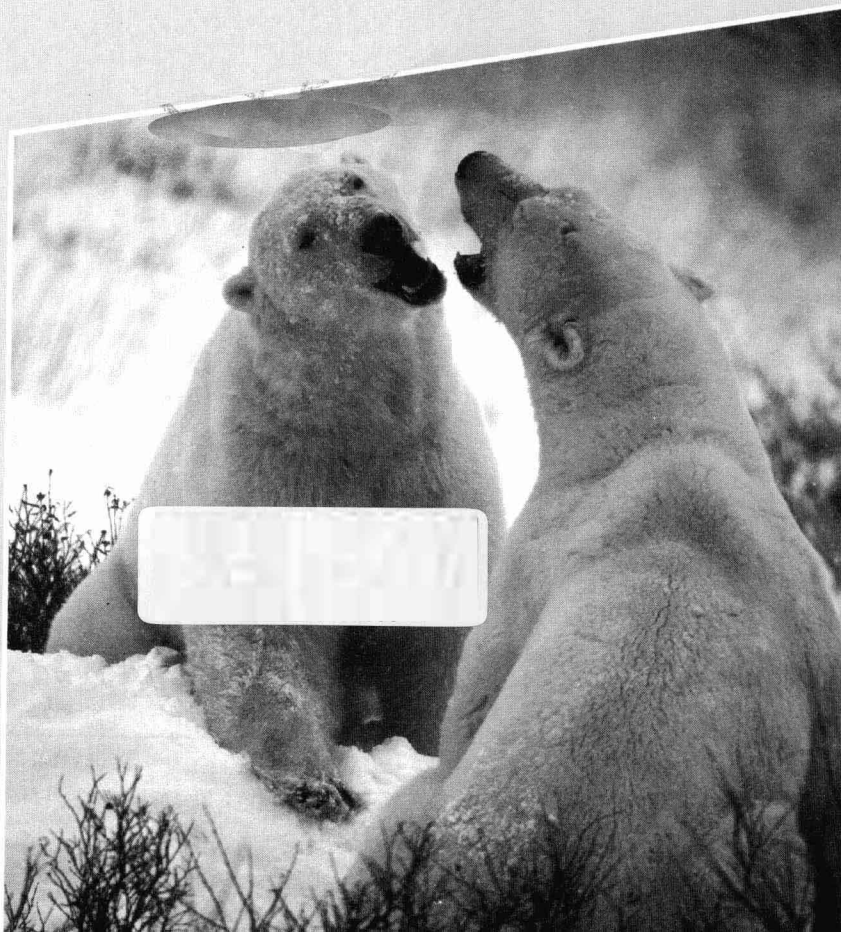
白色纯美卷
HELLO 大自然

冬天里的葬礼

主 编：陈永林

副主编：资中勇

点 评：马成亮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天里的葬礼·白色纯美卷/陈永林主编, 资中勇
副主编; 马成亮点评.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7

(HELLO 大自然)

ISBN 978-7-5342-7580-7

I. ①冬… II. ①陈…②资…③马… III. ①儿童
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8741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装帧设计 程雯雯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阙云

HELLO 大自然

冬天里的葬礼·白色纯美卷

主编 陈永林 副主编 资中勇

点评 马成亮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5.5 彩插 4 字数 85000 印数 1—1216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7580-7

定价: 1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目录

DONGTIANLIDE ZANGLI

01

会唱歌的果实 1

02

两兄弟 7

03

冬天里的葬礼 14

04

最漂亮的一个 18

05

父子与野猪 22

06

雪人 27

07

湖底老树 29

08

最后一只天鹅的非正常死亡 31

09

男孩儿和狗 37

10

狼子孝心 42



11	春光美	47
12	两只天鹅的爱情	52
13	捕猴	56
14	空调外机上的鸟巢	60
15	牧歌	65
16	水家乡	69
17	屋外花境	74
18	忠犬八公	76
19	倾听花开的声音	78
20	小子胡奇	82
21	永远在一起	86

22	鬣狗阿尔法	90
23	麝香猫	94
24	一条忧心忡忡的蛇	98
25	咪咪是只猴儿	103
26	一只漂泊天涯的狗	108
27	葬牛	114
28	海鸥情	120
29	老人与狐	125
30	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	130
31	湖光潋滟	135
32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138



33

与乌鸦为邻 142

34

海子爷与老雪狼 146

35

玛丽尔达的河豚 151

36

瘸狼的拯救 154

37

春宵雁鸣 159

38

一条直立行走的狗 163

39

蟋蟀——田园里的提琴家 166

会唱歌的果实

·谢志强·



市中叽叽喳喳遭人嫌的小麻雀，在胡杨树的庇护下，组成了世上最成功的合唱团。不结果的胡杨树将这些“会唱歌的果实”当成自己的孩子，而单纯快乐的人、瓜、树、鸟构成温馨的全家福，美妙的歌声孕育了甜蜜的瓜汁。

建设兵团童连长派我去守护瓜地，倒也暗合我的性格。我的性格孤僻内向，按连长的说法，就是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

可我喜欢默默地聆听大自然的声音，鸟哇、树啊、风啊、雨啊，我能听懂它们的诉说，那简直是音乐。

连队的瓜地有棵粗可以一人搂抱的胡杨树，就这么独立的一棵。瓜地处在绿洲和沙漠的接合部，这里长的哈密瓜、西瓜很甜很沙。

瓜棚就搭在胡杨树下，树身算根梁柱。每天早晨和

傍晚，我都听到棚顶枝丫里的麻雀在叽叽喳喳，仿佛在一开一场没完没了的会。听久了，就像是麻雀的合唱——那是起床的序曲和催眠的晚唱。

胡杨树有两种叶形：上边是圆叶，像杨树叶；下边是眉叶，像柳树叶。由于胡杨树枝繁叶茂，阳光都照不进，落在地上便是片偌大的阴凉。沙漠边缘虽然热得耀眼，却凉爽，配着沙漠里吹来的风，又掺进胡杨树叶清新的气息。

我不知道树上栖息着多少麻雀，还有它们什么时候飞入，什么时候离开，但凭着叽叽喳喳的合唱，可以推测它们就像连队数百号职工开大会。

我接受护瓜任务时，瓜蛋子只有核桃大，之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吹气球般生长，我猜它们也在听麻雀的合唱。我甚至能想象瓜们幸福的样子，而且瓜们也在哼唱。后来，我听到风拂过瓜的声音。

我称胡杨树上住的麻雀是“会唱歌的果实”。胡杨树不结果，所以它十分珍惜住在身上的麻雀，护着掩着。我站在树下看不见麻雀，只能听见麻雀的歌唱。而且，我想象着麻雀的唱词——有那么多可爱的瓜们当忠实的听众。

甚至，我能听见瓜们发出的微笑——那是甜甜的瓜

汁。我总以为，只有陶醉在美妙的歌声里，瓜们的心窝里才孕育着甜蜜。第一次卸瓜，连队的职工都反映，说今年的瓜特别甜。

连长认为是选对了土地，因为这片瓜地比农场其他瓜地竟提早半个月瓜熟蒂落。我看见平时跟我交往的职工——瓜汁的甜蜜很快反映在他们的脸上，我想那是哈密瓜、西瓜享用了“会唱歌的果实”之后凝结的微笑，似乎人们在听“会唱歌的果实”的原唱。

连长说：“小伙子，看来我派你守瓜派对了，你把瓜领导得这么甜。”

我笑道：“我每天都让瓜听歌。”

连长说：“下回，农场文艺汇演，你爆个冷门。”

我忙说：“我不会唱。我这莫合烟的嗓子，唱得非让别人起鸡皮疙瘩不可。我能听见唱，瓜也能听见；瓜一听，它们就老是笑，笑得一肚子甜蜜。”

连长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在编故事，一个人在那里守瓜就乱编了。”

我的话已经多了——我察觉，我是夹在社会和自然中间的一个角色，两头都没有接纳我，可我能听懂两头的声音。连长怎能理解，再说下去，他一定以为我大脑出了毛病，连长的眼神中已流露出疑惑。

还有，连长相信胡杨树的果实吗？还是会唱歌的果实！胡杨树没有刻意结着果实，但那么多果实不愿意离开胡杨树。虽然这些果实会飞，但它们似乎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

反正，连长乐不可支，还派车向场部的首脑“进贡”，场部便指定我们连队的瓜专门用来接待上面视察的头头儿。我对连长传达的场部“首脑”的微笑无所谓，我欣慰的是“会唱歌的果实”已经得到认可。

连长说：“那是麻雀。”

我说：“我起了个名字——会唱歌的果实。”

连长说：“只要能叫瓜甜，让它们使劲儿唱。”

但我发现连长一出现，麻雀的歌唱便戛然而止，就好像猎手潜入了鸟林。我暗暗希望它们唱起来，我甚至在心里替它们领唱，但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喧哗，像是在掩护我的“会唱歌的果实”。它们不敢暴露出来，这说明我和连长有差别。

九月，一地的瓜像戴着头盔的伏兵，大的、小的，都匆匆地赶着去成熟，那是它们的结局——像是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透着无奈和仓促，而胡杨树的叶子已经泛黄，成熟的黄色。不过，它的“果实”还是那么天真、执着，照样早早晚晚地合唱——这是我的特定

间，虽然我没有钟表。

那天晚上——沙漠涌来浓重的乌云，蜻蜓低空忙碌着，我知道一场暴雨即将到来。再过半个月，我便要回连队了，因为要卸园了。

我发觉麻雀的歌唱有点儿异样，其中有不祥的杂音，只有我能分辨出。歌声伴着我进入梦乡，但雷声惊醒了我，确切地说，是雨声，夹着从地面滚过的雷声，还有利剑般厮杀的闪电。后来，暴雨单调的喧嚣便淹没了一切声音。

我不安起来。暴雨冲刷着棚顶的树叶，短暂的雷阵雨过后，是宁静，静得能听见雨水珠子的滴落，还有床下淙淙的流水声。

清晨，我觉得缺少了什么，对，没有歌唱了！我走出瓜棚，看见一地的麻雀尸体，中间夹着落叶。我想不到胡杨树上曾有过那么多“会唱歌的果实”——它们还没有成熟，却凋落一地。它们的羽毛都湿了。

我收集起它们的尸体，挖了个坑，埋起来，好像把一本歌曲集珍藏起来。过了几天，连队派一个青年班来卸园，足足装了三个拖斗，临走捎上我的铺盖。

那天连队分配最后一批瓜，宿舍门前的垃圾堆里丢满剖开的瓜，竟然都是生瓜蛋子。大家都弄不明白这个

季节瓜咋还生，好像是我做了手脚拖延着瓜的成熟。

我不声不响，但我知道这些瓜最后的那些日子，再也听不见歌声了。它们听惯了歌声，没有歌声，就没有微笑——微笑的结晶是甜蜜的汁液。我想到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击落了一树“会唱歌的果实”，但我说出来，连队的大人小孩谁都不会相信。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一棵树上藏有那么多麻雀。



鸟鸣并不是因为它有答案，而是因为它有歌要唱。

两兄弟

·[俄罗斯]鲁斯兰·别洛夫·

·李冬梅 编译·

狗

兄弟救主人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小镇，但没人对沙里克找弟弟的事感到惊讶。其实，有多少人能像沙里克一样立志找回自己的亲情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善待自己，在人生的路上越走越远，却忘了回头看看身后逐渐老去的父母。

狗只有谱系，没有亲戚。因为狗一会走路，几乎马上就长大独立了；只要一独立，它们立刻就把妈妈和兄弟姐妹都忘了。其实，在我们人类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有些孩子长大了，就不再去看望自己的父母，甚至连电话都不打一个，任父母在孤独寂寞中一天天老去。

但是狗的父母不会感到孤独寂寞，因为它们也会忘掉自己的孩子。在动物世界中，忘记自己的亲戚完全正常，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动物嘛！但也有例外。

下面要说的，就是一只普通的看家狗沙里克的故事，

而沙里克是只有思想的狗。一天，沙里克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它这个奇怪的想法是在主人的哥哥来家里做客时产生的。那天主人的哥哥两腿刚跨进院门，主人就从屋里跑出来，高兴地和哥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然后他们就坐在苹果树下的桌子旁回首往事，两人聊哇聊，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回忆起很多童年趣事，比如怎么一起调皮，怎么一起联手对付欺负他们的家伙，怎么在池塘里钓鱼……

当时沙里克卧在他们脚边边听边想：我要是也有一个哥哥多好哇！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开心的，我要给它讲看家护院是多么不容易，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它呢，就躺在我身边，用爪子给我理毛……

于是，沙里克第二天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亲人。它首先去找老猫莫季卡。莫季卡比沙里克早到这个家十年，所以它了解一些情况：“你妈妈就住在和我们隔一个院子的那个院子里，它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看家狗。它的叫声你肯定熟悉……你的爸爸是只纯种爱尔兰牧羊犬，住在别墅区。你有五个兄弟，他们选择了你，是因为你最大、最黑、最聪明。你的其他兄弟都去了哪儿，我也说不清楚……”

沙里克本想马上就去找妈妈，但是主人们都不在

家。它得等他们回来，而且它也不会白等，它知道晚上主人要做肉骨头汤，而骨头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一块骨头“当啷”一声落进沙里克的食盆里，把沙里克惊醒了。它先在院子里跑了一圈，朝过往的行人叫了几声，好让主人们放心，然后叼起那块骨头就去找妈妈了。

沙里克的妈妈对儿子的到来很难说是高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狗有谱系，没有亲戚。但那块骨头看上去挺诱人，上面还有很多肉，就因为这块骨头，沙里克妈妈还是很大度地让沙里克进了自己的院子。

沙里克边望着妈妈自顾自地啃那块骨头边想，大概自己以前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没让妈妈睡好觉，就是和兄弟们打闹让妈妈不得安宁，再不就是吃得太多了，所以妈妈现在不喜欢它了……一阵孤独感又涌上沙里克的心头，它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而妈妈在把那块骨头上的肉啃净后，终于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而且它马上就明白了儿子为什么要送给自己这块骨头。

“你要明白，我的儿子，”妈妈终于说，“人类把我们从小狼中驯化出来，就是让我们为他们服务，而且只为他们服务，只爱他们。他们驯养了我们数千年，终于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只要我们一

独立，马上就忘了自己的亲戚，只想着自己的主人。我是这样，其他所有的狗也都是这样。就是说，你也应该这样，要不主人会把你赶走，你就会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现在你赶快回去吧！你难道没感觉到你的主人已经在你的食盆里倒上牛奶，正在琢磨你去哪儿了吗？”

妈妈说完，叼起那块骨头便走。不过，它刚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来说：“你的一个弟弟住在河岸街，就是尽头的那家，你去找找它吧，也许它跟你一样……”

河岸街很远，沙里克不敢自作主张贸然跑去。它记得每次主人家来客人时，主人通常会带他们去河里游泳，也会带上沙里克，于是沙里克耐心地等待着主人家有客人来。

终于有一天，主人家来客人了。吃完羊肉串后，众人吵吵嚷嚷地要去河里游泳，也带上了沙里克。

但是和弟弟的初次相见，让沙里克伤心不已。沙里克绕了一个很大的弯，才跑到河岸街尽头的那个院子前，而且他马上就发现了自己的弟弟。弟弟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短短的链子，蹲在又高又密的栅栏后朝过往的行人气势汹汹地大叫。沙里克隔着栅栏试着和弟弟打招呼，弟弟得知来访的是自己的哥哥时喜出望外，它告诉哥哥它叫洛德里。它的主人很不幸，妻子和孩子早就离